

# 蒋经国留学苏联述论

张泽宇

(华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 广州 510630)

[关键词] 留学苏联; 蒋经国; 斯大林; 蒋介石

[摘要] 蒋经国在留学苏联期间, 受到苏共和斯大林的重视, 被吸收为苏共党员并送入高级军事院校深造, 其命运随中国革命形势和中苏关系的变化而动荡起伏, 他留苏 12 载, 深入苏联政治和社会生活, 历经肃托、农业集体化、肃反等各种运动, 目睹苏联的种种弊端, 对苏联从向往到怀疑, 最终彻底背离。苏联通过蒋经国影响蒋介石, 使中苏关系形成有利于苏联态势的期冀最终没有实现。

[中图分类号] K26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83-0214(2006)04-0067-05

## On Jiang Jingguo's Study in the Soviet Union

ZHANG Ze-yu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0, Guangdong, China)

**Key Words:** study in the Soviet Union; Jiang Jingguo; Stalin; Chiang Kai-shek

**Abstract:** As an overseas student, Jiang Jingguo caught special attention of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and Stalin. He was admitted into the Party and attended a highly exclusive military academy to pursue his studies. During the 12 years of his staying in Russia, his fate fluctuated with the tide and flow of the domestic situation in China and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fter witnessing the socialization of agriculture, elimination of Trotskyism, elimination of counter-revolutionaries, with a deeper knowledge of Russ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and many maladies of Stalinism, his attitude to Communism underwent a sudden transformation from faith to doubt, and finally to total disillusionment.

留学苏联的 12 年对蒋经国具有重要的影响, 但始终隐藏在历史迷雾之中。目前, 虽已有数部蒋经国传记问世, 但大多以其回忆录为主要史料依据<sup>[1]</sup>, 而蒋经国的个人自述却前后矛盾, 反差明显: 1937 年的版本《我在苏联的生活》<sup>[2]</sup>对苏联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颇有溢美之辞; 1965 年的版本《我在苏联的日子》<sup>[3]</sup>则尖锐批判了斯大林时期的野蛮与专政。这种前后不一的做法无疑大大降低了其回忆录的真实性和史料价值。本文以港台、大陆和俄罗斯的最新史料为依据, 对蒋经国的留学生活进行还原与分析。

选录取 180 人。<sup>[4]</sup>鲍罗廷又特别推荐 30 名国民党要人的子女免试入学, 其中包括蒋经国。蒋介石对蒋经国留学苏联的态度是肯定的。美国学者杰伊·泰勒(Jay Taylor)曾就此事向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探询, 后者亲口证实了这一点。<sup>[5]</sup>(p29) 蒋介石在 10 月 1 日的日记中也对蒋经国留学苏联表示完全赞同并寄予很大希望。<sup>[6]</sup>(p373)

蒋经国所在的第一期赴苏留学生共 22 人, 于 1925 年 10 月 25 日从上海乘苏联货轮出发。蒋经国对这一天的印象非常深刻, 在 1945 年 10 月 25 日的日记中特意提及<sup>[2]</sup>(p147), 这也证实了这批留苏学生出发的准确时间。他们长途跋涉后于 11 月 19 日前后抵达莫斯科。<sup>[7]</sup>(p39)

莫斯科中山大学校址位于莫斯科河西岸的瓦尔洪卡大街(улица Волхонка)16 号, 是一座四层建筑, 校部内各种学习、办公设施一应俱全。宿舍“室内卫生、暖气、床褥等设备齐全, 生活很舒适”<sup>[8]</sup>(p144)。学校的伙食、学生的着装、日用品和

1925 年 10 月 7 日, 共产国际为了纪念孙中山, 决定在莫斯科成立一所大学, 全称为“以孙中山命名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трудящихся Китая имени Сунь Ятсена), 即莫斯科中山大学。<sup>①</sup>这是一所专门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的学校。1925 年 10 月 7 日, 苏联顾问鲍罗廷在广州正式宣布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由于广东是当时革命的中心, 因此报名者多达 1 030 人, 经严格挑

① 当时称为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 1928 年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我们习惯称之为中山大学, 简称为“孙大”、“中大”。

生活补贴均远远高于当时苏俄的一般标准。“中大”的办学宗旨是为中国革命培养、训练干部，因此它不同于普通的大学，而更近似于干部培训班。学校学制为两年，课程设置偏重于政治教育。必修课程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列宁主义理论、世界经济地理、俄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等等。<sup>[9](p171~172)</sup>由于没有安排关于“三民主义”思想的课程，部分国民党学员对此颇有微词。<sup>[10](p8,20)</sup>学校师资非常雄厚，颇负盛名的红色教授学院的专家和一批精通汉语的中国学专家，其中包括 M·沃林、E·约尔克、A·伊凡诺夫等人均执教于此。<sup>[9]</sup>

到中大的中国学生，都要给自己取一个俄文名字，蒋经国的俄文全名是尼古拉·弗拉季米洛维奇·叶利扎洛夫（Никола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Елизаров）。初到莫斯科，蒋经国曾在列宁的姐姐安娜（Анна Ильинична Елизарова-Ульянова）家中居住过一段时间，因此蒋经国的俄文名字与列宁一家有联系：尼古拉取自列宁曾用过的笔名——尼古拉·列宁（Николай Ленин），叶利扎洛夫是安娜的夫姓，弗拉季米洛维奇则是列宁名字中的父称。<sup>[11]</sup>

蒋经国在学习上十分刻苦，尤其重视俄文的学习。他曾声称只用了半年时间就已经熟练掌握俄语并在三千人的大会上演讲。<sup>[3](p75)</sup>这明显带有自吹自擂的成分，因为俄罗斯相关解密档案显示，蒋经国曾在 1926 年 9 月写信给班务委员会，表示虽努力学习，但俄文仍不过关，跟不上其他同学，希望转班。<sup>[12](p111)</sup>蒋经国的俄文虽落后于人，但在政治理论和革命思想的学习上却成效显著，思想水平提高很快，时常在与父亲的通信中探讨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蒋经国于 1925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青团，先后担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俱乐部主席兼政治委员、中大少共宣传部印刷委员、学校墙报《红墙》的编委。虽然蒋经国的态度十分积极，但其历任少共小组长对他评价不一，有的认为蒋经国“对党有一定认识”，有的则指明他的缺点是“脾气不好，随便说话”<sup>[12](p21)</sup>。同时，蒋经国虽然与留学生中的国民党尤其是江浙籍学员来往密切，但却没有参加国民党右派分子谷正纲、萧赞育、邓文仪、唐健飞等人组织的反共小团体孙文主义学会。<sup>[10](p120)</sup>

这一阶段蒋经国会与冯玉祥的女儿冯弗能有过恋情。目前能够证明二人结婚的只有苏联解密档案中保存的一份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报告<sup>[13]</sup>，

称冯为蒋经国的妻子。两人的婚姻关系并不持久，大致维持到冯弗能 1928 年回国前夕，笔者认为：政治背景和志向的差别是导致两人分离的原因。一方面，冯玉祥于 1927 年 6 月 21 日发表通电，宣布与蒋介石联合，在这种情况下，蒋经国自然要与其子女划清界限；另一方面，蒋经国和冯弗能年轻幼稚，恋爱或结婚只是一时冲动，两人的志趣追求并不一致，冯弗能留学苏联，多是父亲之命，加之对异国生活感到新鲜好奇而已。蒋经国的一位朋友曾在信中认为冯弗能政治觉悟低、不求上进。<sup>[14]</sup>蒋经国曾多次劝她积极表现，争取加入共青团，冯对此置若罔闻<sup>[12](p115)</sup>，这是他们婚姻终结的重要原因。

## 二

1927 年 4 月 12 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突然发动政变，开始清党并与苏联迅速交恶。消息传到莫斯科中大，顿时引起极大反响，其中最为震惊的当属蒋经国。4 月 12 日当晚，中大举行集会声讨蒋介石。作为“革命叛徒”之子的蒋经国马上做出了抉择，他走上讲台，义正辞严地痛斥蒋介石，历数他的罪恶暴行，振臂高呼：“打倒蒋介石”。<sup>[15](p87)</sup>几天后，蒋经国在塔斯社发表公开声明与蒋介石断绝父子关系，由此他声名鹊起。

中国革命的失败引起苏共高级领导层的争论，进而使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由来已久的矛盾日益激化。这一斗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亦愈演愈烈，蒋经国是最早接受托洛茨基思想的中国留学生之一。1927 年初，中山大学的托洛茨基反对派已初具规模，拥有成员 30 人，其中核心成员 19 人，蒋经国便是骨干核心成员之一。<sup>[16]</sup>他利用担任中山大学墙报编委会编委的职务便利，曾发表多篇文章。《我从不说是》一文号召中国留学生要勇于同斯大林路线的拥护者进行斗争，《中国民族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则尖锐批判了中共完全执行苏联政策的错误方针，这两篇文章在中国留学生中产生很大影响。<sup>[17](p256)</sup>除此之外，蒋经国还积极参加辩论会，引经据典颇有辩才。<sup>[18]</sup>但就在四·一二事变后的两周，蒋经国经过反复考虑，做出决定，郑重宣布退出托洛茨基反对派<sup>[5](p49)</sup>，因此蒋经国并没有受到苏联 1928 年肃清托洛茨基反动派政治运动波及，但这一经历对他此后的政治生活仍有所影响。

1927 年 8 月 5 日，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部长丁惟汾发布命令，中止向苏联派遣留学生并急召在

苏的国民党学生回国。<sup>[19](p1732)</sup>苏方开始分批遣送国民党学生回国。蒋经国却在此前就已提前毕业,参加了东方大学(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трудящихся востока)的暑期军训营,结业后被送到喀山坦克技术学校(Казанское танковое училище)培训。<sup>[20]</sup>1927年12月,蒋经国进入苏军高级政工人员的摇篮——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政研究院(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имени Тормачёва в Ленинграде)深造,表现相当出色。

正值春风得意之时,蒋经国触到了政治激流中的第一个暗礁,这就是“江浙同乡会”事件。此事的缘由非常简单:在一次江浙籍同学的聚会上,津贴补助比较多、生活优裕的屈武、蒋经国、卢贻松提议拿出一部分钱来周济其他学校收入少的同学,后来蒋经国确实委托李翔梧转给朱茂榛40卢布。<sup>[21](p41)</sup>这样,几个学校的同学们(包括中山大学的江浙同乡)在互相通信中经常开玩笑,说要组建一个“江浙同乡会”,由蒋经国筹措经费。<sup>[22]</sup>他们的来往信件被蒋经国的同寝室友秘密上报。恰逢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派系斗争正酣<sup>①</sup>,这件事正好给“党务派”提供打击对手的借口,他们声称“教务派”的骨干、江浙籍学生俞秀松、董亦湘等人勾结叛徒蒋经国,组织了一个名为“江浙同乡会”的反党、反革命小团体。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向忠发此时正驻留在莫斯科,他得知此事后,立即要求中山大学校长米夫(Павел миф)和“格别乌”<sup>②</sup>彻查<sup>[23](p305)</sup>,事态由此扩大,莫斯科中山大学、东方大学和其他接受中国留学生的院校均气氛异常紧张,人人自危,相互猜疑。1928年8月,由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三方会同“格别乌”组成联合委员会,深入调查后得出结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江浙同乡会”组织,只是部分同学的感情结合,给那些被诬为“反革命”的同学恢复了名誉。<sup>[24](p23)</sup>在这场风波中,蒋经国被诬陷为反革命集团头目,遭到苏联政治保卫部门的扣押和审查。

经历“江浙同乡会”事件之后,蒋经国在政治上变得成熟起来,改掉了口不择言的缺点,政治言论变得十分谨慎。同时,他还认识到要想获得政治上的可靠保证,就一定要加入苏联共产党。于是,从1929年开始,他就多次提出入党申请。1929年11月2日,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政研究院党支部召开大会,讨论蒋经国的入党问题,与会代表主要向蒋经国询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如

是否愿意回中国从事革命工作、如何对待蒋介石、与“托派”关系如何等等,最终一致同意接受蒋经国入党<sup>[12](p127)</sup>。1930年3月28日,列宁格勒军委会正式批准蒋经国为联共(布)候补党员。

1930年7月蒋经国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校方对他的评价甚高,称他是“全校最优秀的学生”<sup>[7](p59)</sup>。毕业后的蒋经国提出申请,希望能够加入苏联红军,但斯大林对蒋经国的未来另有安排,拒绝了他的请求。<sup>[5](p60)</sup>遵照苏共党章,类似蒋经国这样的非无产阶级出身的预备党员,一般要到工厂和农村工作一年,因此他被分配到莫斯科郊区狄纳莫电气厂实习,同时在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институт имени Ленина в Москве)进修。<sup>③</sup>1931年10月蒋经国被派往莫斯科郊区的若科夫村(деревня Жоково)领导集体农庄的筹建工作。<sup>④</sup>由于蒋经国待人热诚,工作勤恳,很快赢得了村民的信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sup>[25]</sup>,苏联政府对蒋经国的工作评价很高,认为他“堪为领导之才,甚至足资在地区党部供职”<sup>[5](p66)</sup>。

### 三

1932年11月,蒋经国接到委派,来到位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Свердловск)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厂(Уралмашзавод)工作,先后担任过申述信访部(бюро жалоб)办事员、技工、第一机械车间副主任、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厂报《重工业机械建设》报(“За тяжёлое машиностроение”,以下简称《重工业报》)执行主编。蒋经国曾在自传中称自己担任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助理厂长,管理几千名工人<sup>[3](p78)</sup>,实际上根据俄罗斯保存的档案表明,蒋经国从未担任过这一职务,他所指的应是第一机械车间副主任,因为乌拉尔重型机械厂是首屈一指的大厂,仅一个车间就有数千工人,规模亦相当于一个普通工厂。

蒋经国担任《重工业报》主编后不久便结识了未来的妻子芬娜·瓦赫列娃(Файна Вахрева)。

① 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派系包括:以中大党支部副书记塞特尼科夫为首的“党务派”,以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格别乌)派驻中大的教务处主任阿果夫为首的“教务派”,以王明、米夫为首的“第三派”。三派为争夺中山大学的领导权而明争暗斗。

② 即克格勃的前身,1922~1934年称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简称“格别乌”。

③ 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是共产国际创办的高级党校。

④ 该日期为笔者根据蒋经国日记推测。

他们的相识是由蒋经国的朋友费多尔·阿尼克耶夫介绍,并非如一些传记中所称的蒋经国勇斗恶徒救美。1935年3月,两人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一子一女,取名孝文、孝璋。此间,蒋经国认识了两个身份重要的流放人员:前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列昂尼德·阿维尔巴赫(Леонид Авербах)和苏共著名理论家布哈林的前任秘书叶菲姆·察特林(Ефим Цетлин),蒋经国从他们那里了解到许多不为人知的内幕。<sup>[26]</sup>

这一时期蒋经国的生活基本趋于稳定,他唯一担忧的就是自己的党员预备期已有5年,丝毫不见进一步发展的动向。这说明党组织对他仍不信任,而在当时,不信任就意味着随时有生命危险。1935年1月,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全权代表的王明把蒋经国召到莫斯科,向他施加压力,迫使蒋经国写了一封家书,这就是有名的“痛斥信”,它发表在1936年2月的《列宁格勒真理报》上。蒋经国在信中严厉批判了父亲蒋介石,重申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讲述了在苏联的美好生活,在信的最后,蒋经国表达了对母亲的思念之情,希望能与她在“欧洲的第三国”相见<sup>[27](p68)</sup>。

“痛斥信”发表之后,蒋经国已经断绝了回到祖国的念头,决定在苏联终其一生。1936年11月16日,蒋经国再次提出转正申请,出乎意料的是党组织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作出决定:同意转正。<sup>[28]</sup>1936年12月17日,蒋经国成为苏联共产党正式党员。顺利转正并不意味着高枕无忧,反而是动荡的开端。此时,苏联已经开始大规模肃清反革命分子,许多人被错判错杀,蒋经国成为这场悲惨浩劫的见证者。他的朋友阿维尔巴赫和察特林均被冠以“人民公敌”的罪名枪决。1937年1月5日,蒋经国被免职,原因是犯了“一系列原则性错误”。杰伊·泰勒认为是阿维尔巴赫和察特林为保全自己而诬告蒋经国,这在苏联肃反中颇为常见。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档案却表明,正是乌重机厂厂长弗拉基米洛夫(В. Владимиров)向区党委监察部密告构陷蒋经国。<sup>[20]</sup>1937年2月,在苏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党委会议上,有人指出蒋经国曾经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要求对其从重惩治。地委书记米哈伊尔·库兹涅佐夫(Михаил Кузнецов)力排众议,认为蒋经国还年轻,应给予学习改造的机会,不但没有施加制裁,反而将他调入市委组织部任副部长以便于对其进行“帮助教育”。

蒋经国在新岗位工作不到一个月就被召到莫

斯科,为回国做准备。关于蒋经国获准回国的缘由,笔者认为有两个方面:第一,蒋介石一直对滞留苏联的长子挂怀,在其日记中多次表达了对身在异国他乡亲人的想念<sup>[6](pp373~374)</sup>。“西安事变”被扣押期间,蒋介石与周恩来会见时,流露出思念蒋经国之意,周恩来当即应允帮助蒋氏父子团圆<sup>[29](p338)</sup>,这对于蒋经国的回国是有影响的;另一方面,斯大林也认为把已经接受系统革命训练、身为苏共党员的蒋经国派回中国,必将对蒋介石施加影响,有利于推动中国的外交政策向苏联倾斜。蒋经国在回国途中也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站台上与乌重机的朋友们话别时宣称“此次归国的目的是做父亲的工作,向他施加影响”<sup>[20]</sup>。杰伊·泰勒也持相同的观点,认为派蒋经国回国是斯大林的外交策略。<sup>[5](p80)</sup>

1937年3月25日,蒋经国与妻儿踏上了归国的路途。到达海参崴之后,蒋经国为报当年的一箭之仇,向《重工业报》拍发了一封电报,揭发乌重机厂长弗拉基米洛夫的弟弟在哈尔科夫参加托派活动,弗拉基米洛夫不但知情不报,反而包庇纵容,希望党组织明察。这封没有日期的电报至今仍保存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档案保管中心。<sup>[20]</sup>

#### 四

蒋经国在苏联学习生活13年,受到系统的苏联式革命理论教育和实践训练。苏方对其寄予厚望,期冀他能够对蒋介石施加影响。但是,事实并非如苏方领导人所愿。其中原因,笔者认为可以归结为两方面:

其一,蒋经国的主观因素。蒋经国留学苏联期间,是斯大林路线形成、发展并最终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他耳闻目睹了苏联诸如农业集体化、肃反肃托、个人崇拜等弊端,经历了打击和迫害,所有这些都使蒋经国对苏联由无限景仰到怀疑甚至背离。除此之外,蒋经国虽然是苏共党员,但在其入党动机之中,在政治气氛紧张、不时进行清洗的苏联获得生存保证的因素要大于信仰的忠诚度。由此可见,作为苏共党员蒋经国,虽然接受苏联长期的教育和培训,但其入党动机并不纯正,内心对苏联是心存怀疑甚至不满的。

其二,中国国内的客观环境因素。蒋介石对留学苏联的蒋经国是心存警惕的。蒋经国回国之后,蒋介石立即命其闭门不出,专心阅读文化典籍,用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为儿子“洗脑”,抵消革命理论的影响。蒋经国回国后的一段时间内,没有

得到蒋介石的重用,处于被隔离状态。1938年,蒋经国出任赣南专员,曾经采用苏联的若干体制和政策进行社会改革,马上被斥为“苏联社会主义的中国翻版”,遭到蒋介石训斥并被调离赣南。中国的客观环境,尤其是蒋介石异常坚决的反共意志,国民党内浓重的反共气氛,都限制了蒋经国个人作用的发挥。蒋经国的主观因素与中国客观因素综合作用,使苏联通过蒋经国而影响蒋介石的意愿最终丧失了可操作性。

### 参考文献:

- [1][美]江南. 蒋经国传[M].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 王金海,佐恩. 蒋经国全传[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 丁依. 蒋经国传[M]. 香港:文艺书屋,1980. 刘红. 蒋经国传[M].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6.
- [2]蒋经国自述[Z].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 [3]蒋经国. 我在苏联的日子[J]. 传记文学,第45卷第4期.
- [4]子任. 中国国民党选派学生赴莫斯科孙文大学[A].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Z].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5][美]杰伊·泰勒(Jay Taylor)著,林添贵译. 蒋经国传[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 [6]杨天石. 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M]. 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2002.
- [7]孙耀文. 风雨五载——莫斯科中山大学始末[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 [8]何汉文. 记留俄学生[A]. 湖南文史资料:第6辑[Z].
- [9] Г · В · Ефимов. *из истори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трудящихся Китая* [J].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77, №2.
- [10]中华民国留俄同学会编. 60年来中国留俄同学之风霜踔历[M]. 台湾:中华图书出版社,1988.
- [11] С · С · Агеев. *От марксиста Николая Елизарова до антикоммуниста Цзян Цзинго* —го[A]. 2002, 10. 06. <http://history e-burg. ru/letopis/face. html>; А · Джапаков. *Уральские корн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Тайваня* [A]. 2002, 10. 06. <http://magazines. russ. ru/ural/2002/7/dzl. html>; О · Пидруцкий. *Коля Елизаров — президент Тайваня* [A]. 2002, 10. 06. <http://www. Zerkalo-nedeli. com/ie/archiv/379.>
- [12]余敏玲. 俄国档案中的留苏学生蒋经国[J].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9期[Z].
- [13]孙大校长米夫致联共中央委员会组织部[R]. 1928年1月6日,俄文献中心,全宗号530,目录号1,卷宗号34,页6;转引自余敏玲. 俄国档案中的留苏学生蒋经国[J].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9期[Z].
- [14]Пайков 给蒋经国的信[R]. 俄文献中心,全宗号530,目录号4,卷宗号49,页93;转引自余敏玲. 俄国档案中的留苏学生蒋经国.
- [15]乌兰夫革命史料编研室编. 乌兰夫回忆录[M]. 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 [16]Некрасов(慕树功)的供述[R]. 俄罗斯政治社会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530,目录1,卷宗42,文件71;转引自 А · В · Панцов. *Тайн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Большевики и китай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1919 ~ 1927)* [Z].
- [17]А · В · Панцов. *Тайн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Большевики и китай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1919 ~ 1927)* [A].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Муравей—Гайд [M]. Москва, 2001.
- [18]刘仁静. 往事漫忆——回忆1926~1929年[J]. 人物,1996年1~3期;陆立之. 我的同学蒋经国[J]. 炎黄春秋,1994,(5)
- [19]刘真主编,王焕琛编著. 留学教育:第4册[M]. 台湾:国立编译馆,1980.
- [20]А · Джапаков. *Уральские корн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Тайваня* [R]. 2002, 10. 06. <http://magazines. russ. ru/ural/2002/7/dzl. html.>
- [21]师哲口述,师秋朗笔录. 我的一生——师哲自述[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22]卢貽松致美、师、山、山、景、策、尤、寿、榛信[R]. 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全宗495,目录154,卷宗343;转引自杨奎松. “江浙同乡会”事件始末[J]. 近代史研究,1994,(3).
- [23]向忠发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主席团的信(1928年2月11日)[R]. 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全宗514,目录1,卷宗319;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Z].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 [24]“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41号记录”(附件1)[R]. 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全宗17,目录3,卷宗703;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8卷[Z].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 [25] В · Б · Воронцов. *Цзян Цзинго — основатель подмосковного колхоза* [J].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1, №2.
- [26]С · С · Агеев. *От марксиста Николая Елизарова до антикоммуниста Цзян Цзинго* [R]. —http://history e-burg. ru/letopis/face. html.
- [27][美]江南. 蒋经国传[M].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
- [28] В · Б · Воронцов. *наследник диктатора 2* [J].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88, №6.
- [29]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3册[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收稿日期 2005-03-25

作者张泽宇,历史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公羽】